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 著

柯锦华 范进 译



现代社会与文化丛书

智慧之路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智慧之路

——哲学导论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

柯锦华 范进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Karl Jaspers
WAY TO WISDOM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54)

智慧之路

〔德〕 卡尔·雅斯贝尔斯 著
柯锦华 范 进 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广播电影电视部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振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5.125印张 135千字 插图2

1988年3月北京第1版 198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6,000册

ISBN7-80035-054-1/B·2

定价：1.50元

现代社会与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 编：李盛平

副主编：王 伟

编 委：	邓正来	肖金泉	杨 全	杨玉生
	王志刚	于 沛	于 硕	马在新
	王 波	白若冰	孙立平	刘再平
	刘尔铎	吕 朴	朱青生	吴俄深
	张 猛	范 进	周 星	周振想
	桑思奋	贾 湛	顾 昕	曾 胡
	程方平	黎 鸣	缪晓非	

序 言

在现在的日本，易经不过生存于占卜的世界，说起易，它几乎成了迷信的同义语。因而，易被运用于学术研究方法中的情况，除了明治以来直至今日的有限的几个例外情况以外，几乎可以说还处于没有的状态。

但是，易是大约五、六千年前建立的古代中国的哲学思想，或科学，它与从它的阴阳思想中发展出来的五行思想结合在一起，不仅仅运用于占卜，而且是广泛地成为道德、学术、宗教的基石，带来了儒教、道教、方术等的盛行。

在日本国家的摇篮期，这个后进国的有识之士们日日夜夜废寝忘食地致力于摄取吸收大陆文化的当时，易的理解，可能成为当时的中心课题。那种情形可以从正史的记载中窥其一斑，其证据就是最古的古籍《古事记》、《日本书纪》的开头序文的内容。

中国创世纪的内容，被一成不变地记述于《记·纪》（《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一译者注）之中，这在我过去的著作中被多次引用，故这里不再重复，那完全是中国内容的复写。

而且在《日本书纪》的檀原莫都的诏书里，到处可以看到“屯蒙”、“大壮”、“随时”、“养正”等易经内容的引

用。

在不论是创世纪或是初代天皇奠都的这些有关国家太初情况的记述中，它们都是以易经哲学为基础而加以记述的，这说明了易经思想已深深地扎根于古代日本的深层。

当我们要了解自己国家过去的时候，重要的是寻求祖先们信仰什么、并以什么为准绳而生活着的那些精神生活的中心。了解过去，就是观察古人所引以为根据的那些地方。因而，首先要做的，就是顺着时间的进程接近古人的身边，而不是坐在今天的位置上用今天的思想来加以所谓合理的解释或是推测。

古人所遵奉的东西，在今天看来不过是迷信，即使是多么不科学的东西，但总是要首先学懂它，这是首先决定了的。称之为不科学的东西便企图回避，不把它当作解开问题的线索，这不是科学的方法。

只要是在民俗学的领域里，如果为理解古代而寻求先人们寄托信仰的东西、并作为准绳的东西的话，我们可以举出对祖先神的笃厚信仰、对外部寄来神的畏敬念头加以考虑。

据我的见解，对那些神的信仰也是很自然的，但与那些神可相提并论，时而或超过它们并优先占据古人心灵的，则是易理。

易被引入的六、七世纪，国内的情形是，平息了势力相伯仲的氏族间争斗的大和国首领，在不断巩固统一的基础上，举全力以图皇权的安定和国力的充实。

从经济方面来说，既然是以农业为其生产根本，那么其最大的祈求应该在于日照降雨的平衡和风水无害方面了。

易理是讲由上下安泰的天地存在而达及四季循环顺条的思

想，所以是很适宜现实情况的，对为政者来说，当然没有什么更合适的原理可超过易理了。消化易的原理并活用于现实当中，在当时的日本，恐怕是至高无上的命题，也是政治的要谛。那么，所谓的易理，到底是怎样的东西呢？

易的原理，从日本的摄取方法上看，可以分为两类。即：

1. 阴阳二气由相互相反的本质构成。
2. 阴阳二气具有再分化的倾向。

关于 1

如果按照中国的创世纪说，原初唯一的绝对存在是混沌（在易理中是“太极”），阴阳两大元气是从那里派生出来的，但在此两气之中，阳气上升成为天，阴气下降成为地。这种阴阳或天地的关系，也被原封不动地引入人类世界，代替了君臣、父子、老幼等等的关系。

阴阳、天地二元，由于原来是同根之故，所以应该互相往来，互相交合交感。虽然应该交合交感，但此二元之所以相交相合，并不只是由于同根这一原因。其真正的缘由，在于此二元的本质完全相反之处。此相反本质中尤其显著的是：

“阳进阴退”。

这种相反的本质，带来真正的调和。换言之，由于阳进阴退之故，才要更好地加以调和，说起来，它和跳交际舞是一样的。

细说此理的话，也可以说“天蔽地载”、“君治臣从”。正文中要叙进的太子宪法的“十七条”这个数字就是由此理还元而来的，伊势神官的大物忌祭祀可能是暗示神和少女的关系的易理应用。

这种原理还活生生地存在于冲绳久高岛的风习之中，在一年的阴阳循环当中成了消息的卜卦，在神话中可听到IZANAMI

• I ZANAMI 的唱和，在民俗中，新娘尽可能地在新郎面前不出现并长时间的躲避。

关于 2

从原初唯一的绝对存在、太极中派生出来的阴阳两大元气，具有再分化的倾向，无限地分化之后显现于森罗万象之中。见于易经八卦、五行中的木火土金水五种元素终归也是由此两大元气派生出来的，这种再分化的阴阳，不问其有形无形，都存在于万物万象之中。

例如，“一年”这一无形的时间，也首先被分为阴阳二气，从冬至到夏至的时间是阳，从夏至到冬至的时间为阴。如果此阴阳再细分化下去，用木火土金水五种元素来象征的话，春为木气，夏为火气，此两季当然是阳；秋为金气，冬为水气，此两季是阴；而使此四季不断循环、又具有培育万物和克条万物这两种作用的土气，占据着每个季节的“季”（末），换句话说，是占据着季和季之间的中央。

如果此阴阳交替、五行循环得时宜而妥当的话，那么，丰年的到来是毫无疑问的，与此相连的是民生的保障和国家的安宁。

阴阳的再分化倾向，是易的重要原理之一，五行循环也正是它的赐物。

日本的祭祀多数场合是祈求

1. 国家的安宁和秩序，
2. 自然的循环顺条、及由此而带来的丰收年景。

前进的

1. 阴阳二气本质相互不同，
2. 阴阳二气具有无限再分化的倾向。

这两个原理组合而成易经八卦或五行循环，而为了实现

对自然有规则的循环和年景丰实的祈求，日本的祭祀，到处充满着易经八卦及五行之理。

作为活用的手段，或者是“数”，或者是有年龄不等的“人的本身”。

在“数”的方面，是前面已叙述的、后面还将叙述的太子宪法十七条的数、或祭祀的年月日时刻、或供物的种类数等等。在人间祭祀者的场合，其年龄、性别是很重要的。

这些数和人，都是隐在它们背后的易理或八卦、六十四卦及五行的象征。

因此，要弄明白日本的祭祀，总而言之，要能读得懂那些象征的意义。换句话说，所谓解明日本的祭祀，就是把被象征化了的东西翻译成它的原点的作业（着重号由作者加——译者注）。我认为把象征退回到原来模样的时候祭祀的原意、原理就会鲜明地浮现出来。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日本祭祀都是根据易和五行之理的，所以，并不是说用这种方法就能把一切都弄明白的。只是说，用从来就不值一顾的方法来解明日本的祭祀，就是本书的主题。

目 录

第一章 什么是哲学？	(1)
第二章 哲学的根源	(9)
第三章 统摄	(17)
第四章 上帝的观念	(25)
第五章 绝对命令	(35)
第六章 人	(43)
第七章 世界	(51)
第八章 信仰与启蒙	(59)
第九章 人的历史	(67)
第十章 独立的哲学家	(77)
第十一章 哲学的生活	(84)
第十二章 哲学的历史	(93)

附 录

一、哲学与科学	(102)
二、哲学的研读	(117)
三、参考书目	(138)
索引	(142)

第一章 什么是哲学？

哲学究竟是什么，以及它有多大价值，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有些人可能指望它会产生奇异非凡的启示；有些人可能认为它是虚妄不实的幻想，而对之漠然不顾；有些人可能以敬畏的心情崇拜它，把它看作杰出人物的富有意义的劳作；有些人则藐视它，把它看成梦幻者不必要的忧虑；有些人可能持这样的态度：即哲学与一切人都有关，因而在本质上它必定是简明而通俗易懂的；还有一些人认为哲学是令人绝望的玄奥。事实上，就哲学这一名称所包含的内容来说，确有许多范例证明上述所有彼此对立的意见都有其存在的理由。

对于那些重视自然科学的人来说，哲学最坏的方面是它不能产生普遍有效的结果。它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经过理解而掌握的东西。当各门科学在自己的领域中已经赢得若干令人信服并普遍得到承认的知识成就时，哲学尽管经历几千年的艰辛努力，对这一类知识却一无所成。不可否认：在哲学领域内还没有普遍被人接受的确定性知识。所有那些具有充分理由而被公众接受的见识，根据事实本身（*ipso facto*）已不再是哲学而变为科学知识；并且这些见识所关联的问题，都是限制在可知事物的某一特定的范围内。

此外，哲学思想也不象各门科学那样具有向前进展的特征。毫无疑问，在医学方面我们已远远超过古希腊的希波克拉特斯（Hippocrates），但在哲学领域我们却不能说超出了柏拉图。我们仅仅在史料方面超过了他，在他曾运用过的科学发现上高于他，然而，就哲学本身而言，我们大概很难再达到他的水平。

哲学与各门科学的区别在于，无论哪种类型的哲学都无需一

致公认的见解，这也是哲学的本质之一。哲学所追寻的确定性 (certainty)，并非公众意见一致的客观性与科学性，而是一种内在的确定性，它是一个人以其整个存在所参与的。相反，科学总是与特定的对象相关联，对于一切人来说，科学的知识绝不是必不可少的。而哲学则涉及整个存在，它与作为人的人紧密相联，并且它具有真理，一旦这种真理得以显示时，它比任何科学知识都深刻地感动我们。

成系统的哲学固然是与各部门科学密切相关的。它总是以认真的态度对待它那个时代的最先进的科学发现。但是，哲学实质上产生于一个不同的根源。人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哲学的出现先于任何一门科学。

那种不包含科学知识的哲学，是通过以下各种引人注目的方式表现其存在的：

第一，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自己对各种哲学问题具有判断能力。他们认为，就对于科学的理解而言，无论是研究，训练还是方法，都是必需的；而对于哲学，人们总是武断地认定自己不必经过任何预先研究就可形成一种观点。把自己的人性、命运及经验作为自己哲学观点的根基，这在我们是常有的事。

哲学应当易为公众所理解，这种想法是正确的。哲学的专家们所采用的那种迂回曲折的途径，只有当他们引导人们去关注存在 (being)，并了解自己于存在中的位置 (place) 时，才具有意义。

第二，哲学思想永远只能根源于自由的创造，并且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完成他的哲学创造。我们可以从孩子们提出的各类问题中，意外地发现人类在哲学方面所具有的内在禀赋。我们常能从孩子的言谈中，听到触及哲学奥秘的话来，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孩子以惊异的语气脱口喊道：“我一直试图把自己想象为另外一个人，但是我仍然是我自己。”这个孩子已经触到确定性 (certainty) 的普遍本源之一。他通过关注“自我”而意

识到“存在”(awareness of being through awareness of self)。他被他自己的那个“我”所具有的神秘性弄迷惑了，而这种神秘性唯有通过“自我”才能被领悟，于是，他面对这个“终极实在”而茫然不知所措。

另一个孩子在听别人讲述世界是如何创造出来的故事：“开始的时候，上帝创造了天和地……”，这时他立刻追问：“在开始之前又是什么呢？”显然，这个孩子已经意识到：问题是永无终了的，心灵是永无止境的，结论性的答案是永无可能的。

还有一个小女孩同她父亲在树林中散步，倾听着她父亲讲述着小精灵们在夜晚的林间旷地上跳舞的故事。小女孩说：“但是，这儿并没有什么小精灵呀……”于是，她父亲把话题转向那些实在的事物上。他描绘了太阳的运行，讲到究竟是太阳环绕地球还是地球环绕太阳的问题，然后又解释了地球为何是圆的，以及地球是怎样以其地轴为中心而旋转的……。“哦，那可不是这样的，”小女孩一边跺着脚，一边说道：“地球根本不动。我只相信我所看到的東西”。“那么”她父亲说：“你看不到上帝，你也就不相信上帝罗。”小女孩迟疑了片刻，然后很自信地回答：“如果没有上帝，我们就根本不可能在这儿了。”显然，小女孩深为存在的神奇力量所感染，相信：万物并非通过自身而存在。她还明白，在以世间某些特定对象为基础而提出的问题与那些依赖我们整个存在而提出的问题之间，存在着某种差别。

还有另一个小女孩正在上楼去看望她的姨妈。偶然间，她想到一切事物都在变化着，流逝着，消亡着，就好象它从不曾有过的似的。她自思自忖道：“不过，世界上一定有些事物是始终不变的……我正上楼去看姨妈——这件事就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显然，这个小女孩对于事物普遍的转瞬即逝性在她心灵中引起的惊讶和恐惧，表现了一种遁逃的无奈心理！

任何愿意收集这些故事的人，完全可能编成一部儿童哲学专著。有时，人们会说，孩子们一定是从他们的父母或其他人那儿

听来的。但是，这种看法显然不能适用于孩子们提出的那些真正具有严肃性的问题。如果有人坚持认为这些孩子们以后不会再进行哲学探讨，因而他们的言论不过是些偶发之词，那么这种强词夺理就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孩子们常具有某些在他们长大成人之后反而失去的天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好象是进入了一个由习俗、偏见、虚伪以及全盘接受所构成的牢笼，在这里面，我们失去了童年的坦率和公正。儿童对于生活中的自然事物往往作出本能的反应，他能感觉到，看到并追寻那些即将消失在他的视野中的事物。然而，他也会忘记那些曾经显露在他眼前的事物，因而后来当成人把他曾经说过的话，以及他曾经提过的问题，告诉他时，他自己也感到诧异。

第三，我们不仅能从孩子们身上发现自发产生的哲学，而且可以从精神病患者那里找到它。有的时候（一般来说这是极少数的），遮蔽宇宙的帷幕打开了，因而深刻的真理得以显现，人们往往可以从对种种形而上学的启示的破坏中发现某些神经错乱症的端倪，尽管这些启示通常总是以那些不能引起人们注意的方式表述出来的——其中也有例外，如荷尔德休（Johann Christian Hölderlin 1770—1843）和梵高（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然而，任何目睹这些启示的人都不得不感到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迷雾已被它驱散了。很多神智正常的人，在睡梦初醒时，也曾感觉体验过某些奇特的，天启性的见识（insight），但这些见识随着头脑的完全清醒而化为乌有，留下的仅是那无法再度体验的印象。常言道：小孩傻子吐真情，这种说法确有深刻的含义。但是，那些能够赋予我们以伟大的哲学观念的富有启发性的创见（Creative originality）则无法从这儿发现，而只能在那些保持其坦率及独立的具有伟大才智的人中去寻找。在整个历史中，这样的人寥寥无几。

第四，既然人类无法避免哲学，那么，哲学就总是出现在他的面前。它存在于口头流传下来的格言中；存在于通俗的哲理警句

它们的变化虽然涉及各个方面，但其中有一定的秩序，是不能超出其限度的。

此原理用阴阳两个记号作图来表示，是很容易说明的。

(四) 八卦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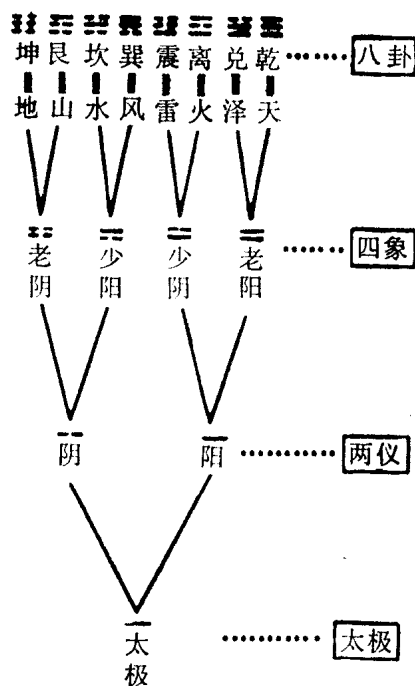
阴阳两气是由下而发的。因而作图也应由下往上叠积，此际，太极用○或引伸了它的形状即一根线“一”来表示。

由太极生一阳一阴，在阳的方向发生二阳，在阴的方向发生二阴。

在发生此两个阴阳的方向上再加上一阳一阴，就出来了四个符号，这四个符号各发生出两个同样的符号，在其上方加上一阳一阴，这里就得出了八个符号。

即太极分而得一阴一阳，此“二”数两倍得“四”，“四”的两倍得“八”，三画的卦得到八个，这就是“八卦”或说是“小成卦”，由此三画之卦才生出“象”。

关于它的成立状况，《系辞上传》作如下说：



第2图

“易有太极，其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是，没有哪种公式能够穷尽哲学的含义，也没有哪个公式是唯一的。在古代，哲学或者根据它的对象，被规定为关于神事及人事的知识，关于存在作为存在的知识；或者根据它的目的，被规定为死亡的练习，通过思想的训练达到对幸福的追求；为达到神人同一而作的努力；最后，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哲学被规定为作为一切知识的知识，作为一切艺术的艺术，被规定为“科学”，但这种科学不限于任何特定的领域。

今天，或许我们可以从下列诸方面来谈论哲学；哲学的目的是：

从最初的本源去发现实在；

对我自身，对我内在行为的思维态度中去领悟实在；

在统摄 (Comprehensive) 一词所有的范围内，向人展现其内涵；

试图在人与人之间充满善意的争辩中，达到真理的每一个方面的交流 (communication)。

面对失败和反理性事物，耐心而不懈地保持理性的警觉。

哲学是一种凝聚 (concentration) 的原则，它反映了人正是通过参与实在而实现其自身的。

尽管哲学以那些简单而激动人心的观念表述时，它能够感动每一个人，甚至孩子们；但是对哲学的那种自觉的，系统化的详尽阐述却是永不完结的。因此哲学永远需要重新开始，并且应该把它作为一个生命的整体 (living whole) 去探讨——这已在那些伟大的哲学家们的著作中得以证明，并为稍次一些的哲学家们所仿效。一个人只要他依然保持其为人，哲学就是他必然面临的一件难事，只是形式上的不同而已。

今天——当然这已不是第一次了，哲学被看作是奢侈品或有害物，遭到猛烈的攻击和全盘拒绝。哲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它并不能帮助我们解除烦恼。

专制的教会思想宣告世间独立的哲学是一种尘世的诱惑，谴

责它以种种虚浮的成见毁坏人的灵魂，使人远离上帝。政治上的极权主义也攻击哲学，认为重要的事情是改造这个世界，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上述两派思想都把哲学视为危险物，因为哲学暗中破坏秩序，助长独立并由此而诱发叛逆精神，欺骗人并使他不能专心工作。总之，那些赞同由一个天启上帝所照临的另一个世界的人，和那些主张一种无神的专有特权的人，此时此地，都希望消灭哲学。

至于那些持有普通生活常识的人，则吵吵嚷嚷要以功利(utility)作为衡量的标准，按照这种观点，哲学还是不符合要求。希腊哲学始祖泰勒斯(Thales)在专心观察天空时曾不小心落入一个坑内，并遭到目击者一位女奴的奚落。既然他对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尚且如此笨拙，为何还要去探索那遥远的天空呢？

那么，哲学必须证明自身是正确的吗？但这是不可能的。哲学不能基于自己对其它事物有用而使自身得到证明。它只能诉诸于使人趋向于哲学思考的力量。哲学是一种无私的追求，任何所谓有用或有害的问题都与它无关，它是作为人的人应有的一种努力，并且只要人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这种努力就将持续下去。甚至那些敌视哲学的集团也不得不各怀打算，提出一些实用的体系来代替哲学，以有助于达到一个预期的结果——例如马克思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甚至这些体系的存在，也表明人类是多么需要哲学。哲学永远与我们同在。

哲学不能去拼搏，它也不能证明自身的真理性，但是它能传递自身。当它遭人拒绝时，不作任何反抗，当它被人倾听时，也不欣喜若狂。它是对人类根本的普遍性，对所有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的一种活生生的表达(living expression)。

无论在西方，在中国，还是在印度，各类伟大的体系哲学已经有二千五百年的历史了。一个伟大的传统正在召唤我们。尽管哲学思想派别繁多，尽管各派思想互相对立，彼此排斥，自命为真理，但是，在所有的哲学中都有着一个“一”(one)，没有